

浙江文叢

錢起集校注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 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# 錢起集校注

〔唐〕錢起著 王定璋校注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 
浙江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錢起集校注 / (唐) 錢起著; 王定璋校注. — 杭州:  
浙江古籍出版社, 2015. 1  
(浙江文叢)  
ISBN 978-7-5540-0489-0

I. ①錢… II. ①錢…②王… III. ①唐詩—詩集②  
古典散文—散文集—中國—唐代 IV. ①I214.20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5)第 014902 號

錢起集校注

(唐)錢 起 著 王定璋 校注

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 
(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:310006)  
網 址 www.zjgji.com  
責任編輯 李 林  
封面設計 劉 欣  
責任校對 余 宏  
責任印務 樓浩凱  
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 
印 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  
開 本 710mm×1000mm 1/16  
印 張 34.75  
字 數 421 千  
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
書 號 ISBN 978-7-5540-0489-0  
定 價 140.00 圓(精裝)

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,影響閱讀,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。

ISBN 978-7-5540-0489-0



## 再版說明

我社曾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出版過《錢起詩集校注》，列入《兩浙作家文叢》，簡體豎排出版，其書今已較難覓得。今我社將其納入《浙江文叢》，以繁體豎排形式再版，並對原書做了一些修訂，更名為《錢起集校注》。現將主要的修訂說明如下：

（一）《錢起詩集校注》僅註釋錢起詩歌，而將《全唐文》所收錢起文作為附錄，但未加註釋。今請作者將錢起文一併註釋，以成完璧。

（二）原《錢起詩集校注》已經有附錄多種，今在其基礎上增加《錢起簡譜》一種，使讀者能夠對錢起有更多了解。

（三）《錢起詩集校注》出版後，學界曾有文章指出書中的一些問題，本次再版時，曾請作者參酌相關文章，對一些問題進行了補充，以提升書稿質量。我們亦依據《錢起詩集校注》所用底本重新校勘了原文，改正了首版中的一些訛誤，且增補了少量校勘記。

（四）本書卷十《江行無題一百首》在明活字本中是第九卷。《詩集》的校注者考定此一百首詩為錢起之孫錢珣所作，故將活字本的第十卷移為第九卷，而將《江行無題一百首》移作附卷，置於《全唐文》所輯錢起文之前，亦加註釋。今將錢珣所作訂為第十卷，又將新增的錢起文

注釋部分訂爲第十一卷，以清眉目。

爲尊重歷史，《錢起詩集校注》中原來的前言、凡例等，除明顯的訛誤外，均一仍其舊。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二〇一五年三月

## 錢起詩評價（代前言）

『大曆十才子』中的錢起，是中唐詩壇的名家之一。從現存關於『十才子』的幾種資料來看，雖然具體人名略有出入，然而無論哪種資料，錢起都在『大曆十才子』之列。錢起的詩，據《四部叢刊》明活字本《錢考功集》，有十卷之多，輯入《全唐詩》凡四卷四百二十餘首（除盧綸、韓翃、錢珣等人羈人的作品），確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數量。歷來對錢起詩評價歧異頗大，毀譽不一。《四庫全書總目·錢仲文集提要》云：『大曆以還，詩格初變。開、寶渾厚之氣，漸遠漸漓。風調相高，稍趨浮響，升降之關，十子實爲之職志。』指出大曆詩的特徵和內容都與盛唐詩迥然有別，並且認爲錢起是『大曆十才子』之典型。高仲武《中興間氣集》則譽之曰：『員外（錢起）詩格新奇，理致清贍。越從登第，挺冠詞林。文宗右丞（王維），許以高格。右丞沒後，員外爲雄。』評價之高，在中唐詩人中是特別突出的。高仲武即中唐人，他的議論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當時文壇對錢起的看法。我們仔細披閱錢起詩集後，可以看出：《四庫提要》的意見就錢詩的內容着眼，有正確的一面；而高仲武對錢詩藝術成就的剖析也頗具隻眼。不過兩種意見都嫌片面。錢起的名字除屢見於『十才子』外，還常與中唐另一名家劉長卿並列。元人辛文房《唐才子傳》：『長卿嘗謂：「今人稱前有沈、宋、王、杜，後有錢、郎、劉、李。李嘉祐、郎士

元何得與余並驅？」劉長卿不屑與李、郎並肩而首肯錢起，可見錢起的詩名和成就爲倨傲的『五言長城』所膺服。辛文房的資料當源於高仲武《中興間氣集》：『士林語曰：「前有沈、宋，後有錢、郎。」』沈、宋是完成『約句準篇，回忌聲病』的重要詩人，非常講究藝術形式的精美，所謂『錦繡成文』者。比錢起於沈、宋，也可看出高氏評錢着眼藝術的傾向。然而內容和藝術是不可能截然割裂的，將二者結合起來評價會更準確些。

錢起，字仲文，浙江吳興（今湖州）人，生活的年代大致爲公元七一二年至七八〇年間。天寶十年（七四二）及第。入仕前曾多次到長安赴試，各地浪游。及第後即校書秘省，約在天寶十二三年間遷藍田尉。廣德初年始由地方小吏擢遷尚書省，官司勳員外郎、司封郎中，終考功郎中。一說『終尚書郎、太清宮使』（姚合《極玄集》）。爲了對錢起詩作出較爲準確而又切合實際的評價，將其創作活動分爲三個階段似較妥當，即：及第前的求仕和漫游（天寶十年前）；沉淪下僚時期（天寶十年至廣德元年）；入省爲郎至謝世（廣德元年至建中年間）。現分述於次。

### 一、棲遲困頓 屢試不第

錢起準確出生年限於資料已未可詳悉，但他的創作始於及第前則毫無疑義。現存集子中言及少年落魄，困頓失意，貧病纏身，考場挫折的詩歌可以肯定作於及第之前。《行路難》大約

就是錢起受困場屋、流落街頭的淒惶寫照：『君不見明星映空月，太陽朝升光盡歇。君不見凋零委路蓬，長風飄舉入雲中。由來人事何常定，且莫驕奢笑賤窮。』詩還不够成熟，其風格尚處於形成階段，詩的結尾透露出少年失意者的英氣和信念，對前途還滿懷希望，頗有點『大賢虎變愚不測，當年頗似尋常人』（李白《梁甫吟》）的氣度。然而現實無情，道路坎坷，詩集中涉及下第者有六七首之多，歎息不遇，嗟傷不平則比比皆是。可見詩人出入考場不知多少次，碰了多少回壁。『花繁柳暗九門深，對飲悲歌淚滿襟。數日鶯花皆落羽，一回春至一傷心。』（《長安落第》）面對花柳如煙、冠蓋京華的繁盛場面，詩人卻悶飲悲歌，傷春落淚。原來唐代的考試在頭年冬天舉行，於次年春始知結果。『一回春至一傷心』，豈非連遭打擊麼！『不醉百花酒，傷心千里歸。』（《落第劉拾遺相送東歸》）連對花飲酒的興趣都沒有了。詩人常是乘興赴考，敗興歸家。因此他有時索性寓居長安，熬一年再考。《長安旅宿》是他佗僚失意、羈旅愁思心情的流露：『九秋旅夜長，萬感何時歇。蕙花漸寒暮，心事猶楚越。直躬遭世道，咫尺隔天闕。每聞長樂鐘，載泣靈臺月。明旦北門外，歸途堪白髮。』雖然近在皇帝所居的京城，但君門九重，見君王一面不啻登天。無人眷顧的苦悶是深切的。每當日暮天寒、嚴冬侵逼時，羈旅異鄉、功業微茫的感慨尤為深切，使他覺得競奔於考試、汲汲於功名，遠不如歸隱林泉種幾畝薄田自在：『退飛憶林藪，樂業羨黎庶。四海盡窮途，一枝宿無處。嚴冬北風急，中野哀鴻去。孤燭思何深，寒窗坐難曙。勞歌待明發，惆悵盈百慮。』（《冬夜題旅館》）他感慨人間不平：

『舉酒常歎息，無人達子虛。夜光失隋掌，驥服鹽車。』（《送沈仲》）更不幸的是身體欠佳：『妙年即沉疴，生事多所闕。劍中負明義，枕上惜玄髮。』（《海上卧病寄王臨》）『僻陋病者居，蒿萊行徑失。誰知簪紱貴，能問幽憂疾。』（《卧病李員外題扉而去》）

困頓潦倒，貧病相尋，使錢起有機會接觸社會下層，觀察到冷酷的現實，能够體會一點民生疾苦。《效古秋夜長》是他同情寒女的詩歌：

秋漢飛玉霜，北風掃荷香。含情紡織孤燈盡，拭淚相思寒漏長。檐前碧雲靜如水，月吊棲烏啼鳥起。誰家少婦事鴛機，錦幕雲屏深掩扉。白玉窗中聞落葉，應憐寒女獨無衣。

此詩當另有寄托，但是詩人能從思婦織作想到寒女無衣，誠屬難能可貴。

錢起這時的詩歌更多的是以嗟歎不遇、憤慨不平為基本主題。他一再慨歎：『明代少知己，夜光頻暗投。……雙垂素絲淚，幾弊皂貂裘。……客裏馮諼劍，歌中甯戚牛。』（《新豐主人》）『不遂青雲望，愁看黃鳥飛。』（《下第題長安客舍》）『無媒獻詞賦，生事日蹉跎。不遇張華識，空悲甯戚歌。』（《長安落第作》）『雖有徵賢詔，終傷不遇心。』（《題陳季壁》）這些詩作雖不能與李白、杜甫等人揭露現實、針砭時弊的優秀詩篇相比，卻也反映了封建制度埋沒人才的現實和下層文人找不到出路的激憤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

錢起早期的詩作已寫得比較出色，思鄉小詩感情真切，遣詞研煉，着筆清秀疏淡，佳句在目，境界空闊：『日落問津處，雲霞殘碧空。牧牛避田燒，退鷁隨潮風。回首故鄉遠，臨流此路

窮。翩翩青冥去，羨彼高飛鴻。』(《沭陽古渡作》)初步顯示出清秀細密的風格。

## 二、起家校書郎及尉藍田前後

奔走場屋多年，錢起終於以他那首意境綿邈、具有神秘色彩的《省試湘靈鼓瑟》詩，於天寶十載爲座主李暉激賞而登第，開始步入他渴慕已久的仕途。《舊唐書·錢徽傳》稱錢起釋褐後即校書於秘書省。錢詩中也有對校書郎生涯的描寫：『秋館煙雨合，重城鐘漏深。……此時蓬閣友，應念昔同衾。』(《夜雨寄寇校書》)『蓬萊紫氣溫如玉，唯余知爾陽春曲。』(《山中寄時校書》)應當看到，錢起生活在唐都長安，由於此時已沾一命，似乎有些滿足，在他此時的作品中對天寶後期的黑暗統治，幾乎沒有什麼反映，比之李白、杜甫差距之大是驚人的。倒是《秋霖曲》還值得一讀：

君不見聖主旰食憂元元，秋風苦雨暗九門。鳳凰池裏沸泉騰，蒼龍闕下生雲根。陰精離畢太淹度，倦鳥將歸不知樹。愁雲慘慘時殷雷，生靈墊溺若寒灰。公卿紅粒爨丹桂，黔首白骨封青苔。貂裘玉食張公子，炮炙熏天戟門裏。且如歌笑日揮金，應笑禹湯能罪己。鶴鳴龜躍正及時，豹隱蘭凋亦可悲。焉得太阿決屏翳，還令率土見朝曦。

詩歌反映了連日大雨給人民帶來的災難與痛苦；更可貴的是，錢起把豪貴達官的縱慾揮霍與貧民的死亡枕藉相對照，揭露了殘酷剝削的現實，體現了詩人對勞動人民的深切同情。

思想傾向是進步的，藝術表現也是成功的。細味詩意，秋霖成災的背景當是：『天寶十三載，霖雨積六十餘日，京城垣屋頽壞殆盡，物價暴貴，人多乏食，令出太倉米一百萬石，開場賤糶，以濟貧民。』（《舊唐書》）也就是杜甫《秋雨歎》所描寫的：『闌風伏雨秋紛紛，四海八荒同一雲。去馬來牛不可辨，濁涇清渭何當分？禾頭生耳黍穗黑，農夫田父無消息。城中斗米換衾綢，相許寧論兩相值。』而其時奸相『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：「雨雖多，不害稼也。」上以爲然』（《資治通鑑·唐紀三十三》）。政治的黑暗已到了何等程度！

安史之亂爆發後，錢起的行蹤不易確知，大約西京失陷後他曾輾轉返吳興，而且似乎路途多艱，他的《歸故山路逢鄰居隱者》可能作於避亂歸家前後。錢起詩對動亂現實還是有所反映的，對戰爭帶給人民的痛苦和生靈塗炭的景象都有描寫：『百戰荒城復井田，幾家春樹帶人煙？黎甿久厭蓬飄苦，遲爾西南惠月傳。』（《送修武元少府》）情調淒婉，感慨深沉，使人聯想到劉長卿的名句：『城池百戰後，耆舊幾家殘。處處蓬蒿遍，歸人掩淚看。』（《穆陵關北逢人歸漁陽》）至於《初至京口示諸弟》：『還家百戰後，訪故幾人存？兄弟得相見，榮枯何足論……』也能以游子返鄉的沿途聞見，結合故鄉變化，提示社會動亂後的凋敝景象。不過，應當指出錢起對安史之亂這樣關係國家前途、民族生存的大事認識不足，反映不够，有浮光掠影之弊。《觀法駕自鳳翔回》：『櫓槍一掃滅，閭闔九重開。海晏鯨鯢盡，天旋日月來。聖情蘇品物，龍御辟雲雷。曉漏移仙仗，朝陽出帝臺。周慚散馬出，禹讓浚川回。欲識封人願，南山舉

酒杯。』此詩反映的是唐軍於至德二載收復長安迎肅宗還朝之事。詩中對安史亂軍的危害程度未免估計太低。『海晏鯨鯢盡』，錢起不是過於樂觀，便是對形勢的不瞭解。其時，叛軍雖被迫退出長安，但爾後爲害中原，流竄江淮，與唐軍周旋近六年之久！怎麼能說『鯨鯢盡』呢？再說安史之亂中，兩京淪陷，玄宗逃竄，國家殘破，人民受難的嚴峻現實，在錢起詩中已被祥瑞昇平所取代，對照杜甫的有關篇章，錢起對現實的反映確是太膚泛了。

錢起的創作生涯中，任藍田尉的前後是很重要的時期，值得注意。可以確定爲這段時期的詩有五十餘首。這些作品無論是思想深度還是藝術造詣，都可以代表錢詩的最高成就（當然後期藝術上更臻完美，但思想貧弱）。《初黃綬赴藍田縣作》自述其受職藍田時的複雜心情：『蟠木無匠伯，終年棄山樊。苦心非良知，安得人君門。……一叨尉京甸，三省慚黎元。賢尹正趨府，僕夫儼歸軒。眼中縣胥色，耳裏蒼生言。居人散山水，即景真桃源。』對識拔他的人一再表示感戴。藍田尉雖說品位不高，但畢竟近在京甸，也差強人意。『耳中蒼生言』，看來錢起還是注意民情的，應該說是做好百姓的父母官的開端。但也應指出錢起流連山水、嚮往自然的傾向已露端倪：『賞心無遠近，芳月好登望。勝事引幽人，山下復山上。』（《獨住覆釜寄郎士元》）

《觀村人牧山田》是錢起關切民瘼的田園詩，值得注意：

六府且未盈，三農爭務作。貧民乏井稅，脊土皆墾鑿。禾黍入寒雲，茫茫半山郭。秋來積

霖雨，霜降方銍穫。中田聚黎甿，反景空村落。顧慚不耕者，微祿同衛鶴。庶追周任言，敢負謝生諾。

具體而形象地寫出村民在瘠薄的土地上耕作收穫的艱苦勞動，反映了統治者『井稅』剝削的殘酷性。詩人的觀察是仔細的，感情是真摯的。『顧慚』兩句與整篇和諧一致，對勞動人民的同情和自責之心是感人的。令人聯想起現實主義詩人白居易的詩句：『今我何功德，曾不事農桑。吏祿三百石，歲晏有餘糧。念此私自愧，盡日不能忘。』（《觀刈麥》）當然，兩人在感情深度上是不同的。可以推想錢起祇有經常為公務（恐亦有流連風光之意）深入鄉間，纔能目睹這樣的場面。不過這樣的詩歌在錢起集子裏未免太少，可謂鳳毛麟角。題材與本篇接近但成就卻大為遜色的是《南溪春耕》：『荷蓑趨南徑，戴勝鳴條枝。溪雨有餘潤，土膏寧厭開。溝塍落花盡，耒耜度雲回。誰道耦耕倦，仍兼勝賞催。日長農有暇，悔不帶經來。』南溪大抵是縣境內風景宜人處，長於山水田園詩的錢起，雖然抓住春雨膏沃後的旖旎景色，卻無視農民的劬勞，把春耕描寫得像尋勝覓幽一樣的輕鬆，當然是大大地被理想化了。結尾更是典型的士大夫情趣，足見對農民生活的隔膜。這本來是稍後的白居易等寫『新樂府』的好題材，卻被錢起寫成這番景象。錢起的田園詩，不要說與陶潛相去很遠，即比之於宋代的范成大也遜色，實際是走王維、儲光義等人比較狹窄的路子。

錢起這時似乎對他的官位有些滿足，頗感恬澹適意，所謂『官小志已足，時清免負薪。卑

棲且得地，榮耀不關身。自愛賞心處，叢篁流水濱。荷香度高枕，山色滿南鄰。道在即爲樂，機忘寧厭貧。卻愁丹鳳詔，來訪漆園人』（《縣中池竹言懷》），可以代表他此時的心情，似乎一縑黃綬足以稱心適意。可是一旦得知別人升遷，觸動個人功業之心，他又有點意緒不平：『應憐後行雁，空羨上林枝。』（《喜李侍御拜郎官入省》）

其實錢起對縣尉是充滿牢騷的。他嚮往自然，追求亦官亦隱。他往往藉題發揮，歎惜無酒遣悶：『山城日易夕，愁坐先掩扉。俸薄不沽酒，家貧忘授衣。露重蕙花露，月冷莎雞飛。效拙慚無補，雲林歎再歸。』（《縣城秋夕》）所謂俸薄、家貧表面是嫌錢少，骨子裏卻是厭官卑，沒有發揮他『平生願開濟，遇物干懷抱』的夙願，蹭蹬失意，沉淪下僚，所謂『盛才仍下位，明代負奇文』（《送陸三出尉》）。他有時轉而厭煩公務，生出山水情趣，或淹留禪院爲佛教所迷：『郭南雲水佳，訟簡野情發。紫芝每相引，黃綬不能縑。稍入石門幽，始知靈境絕。冥搜未寸晷，仙徑俄九折。……更聞東林磬，可聽不可說。興中尋覺化，寂爾諸象滅。』（《登玉山諸峰偶至悟真寺》）與上詩爲前後之作。情調接近的還有：『……雲裏隔窗火，松下聞山磬。客到兩忘言，猿心與禪定。』（《杪秋南山西峰題準上人蘭若》）錢起甚至與同僚相約『秩滿歸白雲，期君訪谷口』（《贈東鄰鄭少府》），去做隱士。這並不是錢起偶或閃念。他非常羨慕盛唐大詩人王維佞佛誦經、亦官亦隱、優游山水的名士風流生活。名作《題玉山人村叟壁》：『谷口好泉石，居人能陸沉。牛羊下山小，煙火隔雲深。……卻思黃綬事，辜負紫芝心。』頗有孟浩然『朱

紱心雖重，滄洲趣每懷』的矛盾了。錢起在藍田任上與王維過從甚密，為王維私宴的座上客，集中涉及王維的詩有好幾首。《酬王維春夜竹亭贈別》即很有名：『山月隨客來，主人興不淺。今宵竹林下，誰覺花源遠。惆悵曙鶯啼，孤雲還絕巘。』雋秀雅潔，境界清空，有點接近王維的山水詩。但王維氣韻神逸似為錢所不及。錢起的《藍田溪雜詠二十二首》顯然有意學王維《輞川絕句》的光景。試比較王維《宮槐陌》：『仄徑蔭宮槐，幽陰多綠苔。應門但迎掃，畏有山僧來。』錢起《板橋》：『靜宜樵隱度，遠與車馬隔。有時行藥來，喜遇歸山客。』手法和意境都可看出學習王詩的痕跡。王維《樂家瀨》亦為錢起《砌下泉》所取法。當然錢起也是名家，畢竟有自己的特色和風格。他以長於寫景、摹物聞名：『舍下虎溪徑，煙霞入暝開。柴門兼竹徑，山月與僧來。心瑩紅蓮水，言忘綠茗杯。前峰曙更好，斜漢欲西回。』（《山齋獨坐喜玄上人夕至》）勾繪山水相映，紅蓮出水，皓月臨空，啜茗清談的幽深寧謐境界，淡遠而空曠，滌盡煩念，物我兩忘，有點近於王維又自具面目。誠如沈德潛所說：『仲文五言，仿佛右丞而清秀彌甚，右丞所以高出者，能沖和，能渾厚。』（《唐詩別裁》）

《送征雁》展示一幅北雁南歸、雲散月露的清秋景，抒寫因歸雁觸及的鄉愁。運筆雅潔，感情直率，是情景融合的佳作：『秋空萬里盡，嘹唳獨南征。風急翻霜冷，雲開見月驚。……悵望遙天外，鄉愁滿目生。』他這類表現閑情逸致或流連山水的作品，社會性、現實性是說不上的，但玲瓏精緻，清秀可誦，具有沖和淡泊、娟秀自然的特徵，給人以怡悅情性的美感享受，也

自有其存在的價值。《春谷幽居》則別開生面，表現詩人厭棄官場、嚮往自然的情懷：

黃鳥鳴園柳，新陽改舊陰。春來此幽興，宛是謝公心。掃徑蘭芽出，添池山影深。虛名隨振鷺，安得久棲林？

結句櫟括陶潛《歸園田居》『久在樊籠裏，復得返自然』的詩意。遣詞又由謝靈運名篇《登池上樓》『初景革緒風，新陽改舊陰。池塘生春草，園柳變鳴禽』化出，用得自然，不顯生湊痕跡，手法妍妙，若胸臆語。

### 三、升遷京官 終考功郎中

約在廣德初年，錢起即由地方官吏升遷尚書省（詳《登劉賓客高齋》詩注），進入了仕途的得意階段。隨著仕途的亨通和地位的變化，他的詩歌創作也發生了顯著變化。先前詩中的現實因素本來就不濃，這時變得更為淡薄。奉和應制，歌頌承平，酬唱贈答，迎送顯貴，流連山水，謳歌隱淪，排遣煩悶和閑適慵懶成為錢起詩歌的主要內容。《寄謝舍人昆季》：『萬點瑤臺雪，飛來錦帳前。瓊枝應比淨，鶴髮敢爭先。散影成花月，流光透竹煙。今朝謝家興，幾處郢歌傳。』流連風景之作不失佳句，但早年的牢騷已被升遷後的滿足所掩蓋。藝術上的精熟自不待言，卻看不到什麼興寄。《省中春暮酬嵩陽焦道士見招》：『垂老遇明代，酬恩看寸陰。』更把晚年的升遷美化為清明政治的結果，甚至諛稱：『六龍多順動，四海正雍熙。』（《奉和聖製登會

昌山應制》無視廣德年間吐蕃逼近京師，國力衰弱，代宗奔陝的現實，居然唱起了頌聖詩。大概這就是人們指責的『大曆詩風』吧。

錢起在京製作的送別詩最多，也最著名。錢起集中的送別詩共一百零七首，而作於長安任職期間的送別詩佔了大半。高仲武《中興間氣集》：『自丞相以下，更出作牧，二公（錢、郎）無詩祖錢，時論鄙之。』當爲事實。寫送別詩本無可厚非，問題在於：送別之人與己關係如何？有無真情感？若爲泛泛之交，甚至未謀一面，祇因對方官高名重就去捧場，湊熱鬧，這樣的詩不是諛詞滿目，就是無病呻吟。錢起一部分送別詩是有這種闕陷的。如送貪婪專橫的元載、酷吏畢曜、圓猾老吏王縉、庸懦無能的杜鴻漸等人的詩，都是阿諛討好，褒美失實的。當然對送別詩也不能一概而論，《奉送劉相公江淮催轉運》不僅韻調鏗鏘，對仗工整，而且頌揚的對象又是中唐名相，當之無愧。故李肇稱：『送劉相公之巡江淮，錢起擅場。』（《國史補》）錢起寫的送別國外文僧及出使外國的使節的詩歌，反映了唐代與鄰國的友好往來和文化交流情況。如《送僧歸日本》、《送陸珽侍御使新羅》、《重送陸侍御使日本》等，提供了研究唐代與各國往來的珍貴資料。

#### 四、藝術造詣——方駕錢劉、大曆翹楚

錢起詩歌藝術成就卓著，嚮有大曆領袖之譽。他的詩有精工細密、娟秀迂回而又沖淡清